

四方食事

文 / 图 张力峰

城墙根下,炊烟升起,食物和书墨之香交织着弥漫开来,飘过街巷,诉说寻常百姓的生存哲学。



人生在世,不过谋食谋业,然其中所含之坚韧、变通、坚守、共存与慧心,实为生存之大道理。



在西安南郊,大学南路和边东街成“丁”字形摆布着。大学南路东西走向,因西北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存在于周围而得名,边东街南北走向,因位于边家村东边而得名。因居住地的原因,我时常遛弯于大学南路,30年间时刻感受着这一片儿的市井烟火,也见证着这一片儿的世界变迁。

20世纪90年代中期,大学南路还是一条小街道,西边靠北的一排全是小饭馆,靠南的一排则是被卖服装的小摊主占据,连成一线的小推车上,台面摆放裤子和鞋子,支起的挂杆挑着衣服和帽子,推车下面的箱子里则装着进来的货。那时的西北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还未搬迁至长安县,有两所高校学生的消费加持,无论是饭馆还是服装摊,生意都是相当的好。本就不太宽的街道,一到饭点或是黄昏,那真是人流涌动、吆喝四起。

考虑到学生的经济能力,饭馆大多都是经营味美价廉的盖浇饭。店主心思奇巧,将饭做得实惠可口,又刻意营造氛围,墙上贴满学生照片、留言条。年年毕业季,毕业生必来此聚首,吃一盘盖浇饭,忆几年青春事。在众多毕业生的记忆里,当年那家“胖嫂盖浇饭”至今都是同学聚会时的谈资,甚至有学生毕业十载,仍携同窗至此,指点墙上当年墨迹,感慨唏嘘。每到这时,胖胖的一脸福相的店主口中不言,只默默添饭加菜,眼中含笑。盖浇饭滋味虽寻常,然佐以回忆,便成饕餮盛筵。食物之妙,原不在珍馐,而在情味。但随着2000年左右的城市建设改造,这都成了深埋于许多毕业学子心底的记忆。

街面拓宽后,靠北那侧重新改造出一排样式开间门面统一的门面房,分别成了美容美发、日杂用品、烟酒饮料、卤肉副食等店铺。高校的搬迁,让这里少了靓丽的青春身影,店铺内外的烟火气也少了很多,大多时间都是顾客选择好自己想要购买的东西就匆匆装袋提着走了。在“胖嫂盖浇饭”曾经开店的位置,有一家卖臭豆腐的店铺显得格外“另类”,每到下午四点多开门,必有众多“喜臭者”将长队从狭小的店里排到街面。说也奇怪,这气味初闻避之不及,再闻却勾人食欲,竟引得一众人驻足。

打理生意的是一对中年夫妻,沉默寡言,男的手持长筷,在油锅里灵活地翻动着豆腐块,动作娴熟得几乎不用看锅,女的负责把炸出的臭豆腐或香肠剪成块,然后装盘加料递给顾客,相互间配合得如同一个人的左右手。我常在他的店里买上一份,站在路边便吃起来。久而久之,便也与此两口子相熟了,也知道了男的姓陈,之前是在边东街和大学南路处的“丁”字口推三轮车售卖,后来大抵是攒了些钱,盘下这爿小店,仍旧卖臭豆腐,并在门口灯箱上挂出了“全中臭豆腐”的logo徽标。

“你生意这么好,咋不把店面扩大呢?你看,大家都是站在街边吃,多不雅。”我曾好奇地这样问。

老板回答:“臭豆腐嘛,就是个街边吃食,就得在街边吃,站着吃,吹着风吃。坐在空调房里用叉子

吃,那成了什么样子?”

夫妻俩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只锅、一个天然气罐瓶、两盆秘制酱料、一盆切得精细的香菜和三个整理箱盛装的腌制豆腐块。锅里头沸着豆油,豆腐块沉浮其间,臭味四溢,竟成异香。油锅日日沸腾,臭味飘出三里地去,竟也供得孩子上了大学。人问其故,那妇人只搓着围裙,讷讷道:“能有什么法子,孩子肯读,我们就肯供。”言语间,一块臭豆腐在油锅里膨胀起来,金黄酥脆,捞起沥油,竟如人生一般,煎熬之后,别有滋味。

大学南路小学的东边,相隔不到百米有两个煎饼摊子,一卖山东煎饼果子,30岁左右,中等个头,精神饱满,一卖陕西煎饼夹菜,50左右,个儿不高,发短稀疏。两人都是只卖早上,10点后就都收摊。卖山东煎饼果子的叫韩守庆,卖陕西煎饼夹菜的姓岳,名字不知道,这些信息都是微信付款后得来的。韩守庆干活时右手总是戴一只白色线织的劳保手套,开始我以为是他是考虑卫生,但一次无意间我发现他的右手是缺了食指和中指的,当时不怎地就一下浮现出港台电视剧里赌客“出千”后的画面,我笑言:“你一看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”他先是笑着反问了一句:“你怎么会看出我是一个有故事的人?”随机可能是看到我在看他的手,于是接着说:“我有的不是故事,是事故,小时候玩过头了,别人放鞭炮,我放雷管,手让炸了。”我愕然接着释然。

都说同行之间是“卖石灰的见不得卖面的”,据周围店铺老板们说,先前两人之间颇有矛盾,山东的嫌陕西的抢生意,陕西的怨山东的挡风水,两下里常横眉冷对,暗中较劲,顾客亦觉尴尬。不知怎的,忽有一日,两家竟然同时做出了改变,打开了格局,之间会为顾客的不同口味需求而相互推荐。对食客而言,不足百米可选两地风味,顾客称便,生意反较前为佳。原本有点邋遢陕西老岳,如今脸也红润了,白大褂也穿上了,腰身也挺直了。看到他老婆帮他撒料配菜,我笑言:“配上助理了。”他也点头称是。食客见山东的和陕西的合作无间,问之,老岳咧嘴一笑:“都是混口饭吃,斗什么气?”小韩低头摊饼,亦微微点头。原来市井之中,亦有生存之智,非必你死我活,竟可相辅相成。

无独有偶,在边东街中断,“马光荣肉丸胡辣汤”和“兵兵河南肉丁胡辣汤”因拆迁重新选址来到这里,如今成了面对面“打擂台”之势,两家一为陕西回民肉丸胡辣汤,汤浓肉鲜,椒香扑鼻;一为河南逍遥镇风味,辛香浓烈,酣畅淋漓。有食客连吃两碗,先品回民之醇厚,再尝逍遥镇之辛辣,不亦乐乎。问其诀窍,回民店家擦着碗道:“各人有各人的口味,爱喝哪家就喝哪家。”逍遥镇的老板一边撒香菜一边笑:“是啊,这街上人多,够我们两家吃哩。”原来所谓竞争,未必是你死我活,亦可各擅胜场,共荣共生。

大学南路东头转角处原本有一理发店,如今已是店关人散,仅其中的侯师傅和马师傅在周边一小

区租了一间门面,仍在坚持着传统。原来的店内挂有牌匾,上书“百年老店”四字。内中几个师傅皆老者,座椅是铸铁的,洗头须仰面躺着,刀剪皆是老样式。老师傅剃头修面,一招一式,从容不迫。有老主顾十几年不改其志,谓在此剃头,不独修面,兼可定神。老师傅笑言:“时髦的发式我们做不来,只会这点老手艺。”刀过处,须发纷纷落,时光仿佛在此停滞。外边世界喧嚣鼎沸,此间却兀自按着自己的节拍,不慌不忙。这些如今都存在于我的记忆里。

近半年来,每到下午四点以后,除了遇到极端天气每天都会有几十桌麻将摆在路边,场面堪比四川成都府南河两岸,对比赌城拉斯维加斯,市民戏称这里是“边斯维加斯”。玩牌的大多是周围小区的闲人和退休职工,我遛弯至此也会驻足于某个麻将桌周围,但我只是当个看客,从不躬身入局。

俗话说“牌品如人品”,牌场上常会出现鸡争鹅斗之事,但牌桌下大家却是内心坦荡地行人处事,因为他们的初衷就是“花钱不多只图娱乐”,再说了,相互之间有熟识的也有陌生的,能聚在一起“垒方城”不就是缘分吗?有人打得慢,有人打得快,有人爱生气,有人爱欠钱,有人谨慎,有人大意,一招一式,全是每个人个性的写照。偶尔也会遇到碰四万打三万和五万的怪虫虫,原本心想:好我的爷呀,都是你这种货色把我们的国粹给糟蹋了,但又一想,人家实现了“越过上家看住下家”的目的,于是内心也会发出由衷的赞叹。有人摸到“炸弹”,会满脸笑意地自谦一句“碎碎个事”,但言语中那种得意和自信早就弥漫在了空气中。挨了“炸弹”的其余三人,此时也会附和一句“碎碎个事”,但言语中的那种无奈和沮丧也是呈现出了大度。

相比于餐饮和麻将娱乐,大学南路呈现出的还有文化味儿。20世纪90年代初我刚入住的时候,“雨生书店”就存在,同时周边还有四五个书报亭,《小说月报》《南方周末》《足球报》《家庭》《女友》等杂志和报刊极为畅销。从在这里开设一家新华书店到周边几个小区的取名上,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文化气息,学林苑宛取义汇聚学术气息、充满文化底蕴的高雅居所,黄金屋取义于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,陕建物流小区也取名“学南里”,颇有南方味道。与喧嚣的街道相比,新华书店里自带一种宁静、文艺的氛围,在这样的环境里,书店更容易营造出一种“与世隔绝”、专注于知识和思考的场域,它已成为交通社区的文化枢纽,承担起营造本地文化氛围、连接社区居民的功能。

细思之,市井烟火,最见世情。盖浇饭店主之慧心,臭豆腐夫妇之坚韧,煎饼摊主之变通,理发老师傅之坚守,胡辣汤两家的共存,皆市井智慧之体现。人生在世,不过谋食谋业,然其中所含之坚韧、变通、坚守、共存与慧心,实为生存之大道理。城墙根下,炊烟升起,食物和书墨之香交织着弥漫开来,飘过街巷,诉说寻常百姓的生存哲学。

书语轻吟

吹灭读书灯 一身都是月

文—李姝娟

油墨香总在新书捧起时幽幽地传来,拆封那一刻,紧挨的纸张倏忽便逃离了逼仄,一张张犹如迎风而长的嫩芽,层层叠叠舒展开来。书页洁白如梨花,东风起,千树万树,簌簌而动,倒像是簇拥着,争抢着,偏要让人偷得闲来翻上几篇。

好像仅是开卷,便像春天来了。

闲暇时,总爱零零散散地拿起几本,放在床头,偶有情致便信手捧起一本,倒真有几分于少保“清风一枕南窗卧,闲阅床头几卷书”的悠哉情致。春日草木蔓发,夏日荷香叶青,秋日落叶萧萧,冬日雪月孤悬,辅以书香几缕,便多添了一份看云起时的从容,一分松花酿酒、春水煎茶的神驰,一分东山高卧闲,壶中日月换,物我情忘之的惬意。

时而读书,读的不是那字里行间流淌于文脉之间的笔者心绪,而是一种恬淡清寂的心境,无论是在一冰先生《苏东坡新传》里读懂苏轼这位天纵之才的江边心事,或是在古华《芙蓉镇》笔下读懂江边几溜承托着小镇兴衰的木芙蓉,还是在汪曾祺《山河故人》里读懂高邮水乡旧岁月的簌声笛音。

总归是一处风物一处情,江山换颜,世情淡淡总相宜。

一案书几前,写下字句的人们,或以故事,以诗词,以随笔呼唤着另一案书几前的人们。是一步之遥,还是千里万里,总归在触碰到书页的那一刻,高山流水,心心意会,无端便相通。

或许在900多年前,那一轮黄州月色,照见江流有声,孤鹤掠舟,也照见了乌台诗案后苏子的落寞。赤壁三咏中,永恒与短暂,是水月之喻。真实与虚幻,是物化之境。当孤鹤化作羽衣道士“不见其处”之后,物与我,真与幻,才走向了无限追回的超然。从“是处青山可埋骨”,到“畏人默坐成痴钝”,再到“拣尽寒枝不肯栖”,终至“逝者如斯,而未尝往也;盈虚者如彼,而卒莫消长也”。我看到了苏子从御史台监狱死里逃生的惊惧,犹似魂飞汤火,令他黯然自苦,无枝可依。垦荒东坡之后,他倚杖听江声,与友人,与清风,与明月,惊觉人生如梦,逝者如斯,将过去消解,得失看淡。他终是豁然,见天地,见自我,见自在,在“明月清风我”中窥见“虚室生白”的无须追问,在往后漫漫求索的人生中体悟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安时处顺,游于无穷。

芙蓉镇里,面容清秀的米豆腐摊主胡玉音,在“蜻蜓立足,青蛙翘首,露珠儿滴溜”的玉叶溪上,也照见了芙蓉镇被改名红卫镇,有声有色的小日子被陡然打入五类分子的无常变化……高邮水乡里,悬湖有荧荧神珠,杳杳如日,十余里间林木皆有影,那是汪曾祺儿时玩乐,刻下“珠湖人”的年少来路。

或许从未亲眼得见,可江上一扁舟,却摇摇晃晃撞入我的心海。那一瞬,我成了苏子的友人;或许从未经历那个年代,可青石板上扫扫扫过纹理的沙声,却一下下敲击着我疲惫的躯壳。那一瞬,我仿佛也与玉音相伴了一程,从那弯腰的身影里,仍能瞧见河畔上芙蓉仙子的模样;或许从未感受过纯朴质朴的水乡岁月,可那碧云天下春夏水盛,秋冬水落的大淖美景,却明晃晃地映入脑海,仿佛掬一捧水,就能感受芦荡微风的清凉。

书中岁月万千,仅一刻同游,便能品百味,知苦乐。

满身落月时,恍然独坐,思正浓,意正浓,正是读书好时候。

(作者供职于澄城管理段)

三秦交通人

当晨曦为米仓山脉描上金边,当汉江薄雾轻抚过沥青路面,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南郑段养护工人的橘红色工装肩头,我的笔尖也开始在稿纸上苏醒。段长常告诫我们说:“活儿干在路面上,你们的稿子得写进老百姓心坎里。”

作为养护公路的一名宣传工作者,我的岗位没有摊铺机的轰鸣,没有养护服上的沥青印,却同样肩负着让“百年公路精神”薪火相传的使命。在这份以路为卷、以笔为犁的工作中,我始终坚信,每一篇文章都是连接公路人与群众的桥梁,每一段文字都应成为镌刻责任与奉献的碑石。

在键盘与沥青路的这几年穿梭里,我渐渐懂得:要想让文字真正“走进心坎”,光有笔力不够,更要练就五颗真心。

择一事终一生的赤诚之心。初握笔杆时,面对的是密密麻麻的养护报表,“清扫路面16.13万平方米”“修补病害15处”。我以为宣传只是文字的排列组合。直到跟随养护工人蹲守在暴雨中的塌方现场,才明白这方纸墨承载着比文字更重的分量。我开始跟着道班养护工上山,用镜头记录他们“晴天一身灰,雨天一身泥”的日常,将“优良路率77.14%”的专业术语,转化为“车轮驶过

无颠簸,群众出行笑开颜”的民生故事。去年冬天的那场暴雪,我跟随应急队伍连续奋战6小时,见证了他们以体温融化冰雪的坚守,那篇《公路人星夜援驰解民忧》的通讯报道,也让更多人看见平凡岗位上的英雄主义。

能吃苦肯奋斗的奉献之心。公路养护行业,春有“绿化养护添新绿”的生机,夏有“战高温抗坑槽”的炽烈,秋有“美丽路域保畅通”的精细,冬有“除冰融雪护平安”的坚守,这不仅需要文字的感染力,也需要笔者在现场的真实性,更需要细节的打磨。在撰写“应急抢险先锋”专题时,我没有聚焦惊天动地的壮举,而是记录了这样一组细节:班长吴华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,密密麻麻记着沿途每座桥梁的“生日”;青年统计员小雅手机里存着20多个沿线村民的电话,只为第一时间掌握路况信息。这些琐碎的细节,经文字串联后成了平凡岗位的不平凡光芒,正如我的宣传前辈所说:“公路宣传,是要让读者透过文字,能闻到沥青的清香,看到橘红色马甲的身影,感受我们公路人身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。”

知民忧纾民困的为民之心。宣传工作的“为民”二字,从来不是案头的理论教条,而是浸着茶渍的采访本,是把“政

策普通话”翻译成“群众家常话”的耐心。宣传工作既要上接“天线”,准确传达上级政策精神;更要下接“地气”,讲好公路人的心里话。在“公路发展带动沿线经济”宣传工作中,我没有简单罗列工程进度,而是走进深山村落,听老乡说“路好了,山货当天就能运出省”的喜悦,写就《沿着新路看兴路》系列报道。当看到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文字被《陕西日报》刊发,当养护工人的事迹在“中国公路”平台传播,我忽然懂得,宣传岗位的价值,正在于将专业的行业语言,翻译成群众听得懂、记得住、能共情的家常话。

谋创新求突破的进取之心。在这个信息如潮的时代,宣传工作若只守着“一支笔、一叠纸”,便像老摊铺机跑不动新赛道,不是文字失去了力量,而是我们该给公路故事插上更鲜活的翅膀。记得入职第二年,需要为党建与业务融合拍摄一段视频进行讲解,我盯着空白的文档发愣,写惯了通讯稿的笔,怎样才能让养路工的故事“活”起来?于是,我开始学习短视频剪辑,尝试学习无人机操控知识。我忽然明白:所谓“进取之心”,不过是永远保持对“新”的好奇,而是对“变”的勇敢,就像养路工总要研究新的修补

工艺,我们宣传人也得琢磨怎么让公路故事“追上时代的脚步”。

站在这里回望三载春秋,米仓山的晨雾与汉江的晚霞,早已成了我笔尖最熟悉的元素。唯一不同的是,如今我的笔尖不再是“初醒”时的懵懂,而是“深耕”的坚定。从“安全网格化管理四招”的总结,到驾驭“巴山魂G244石人山红色文化公路主题公园”8000字的讲解词,再到为了写活“因绿生金”的路衍经济报道,顶着盛夏40℃高温沿路进行信息咨询,只为捕捉最真实的感受。那些发表在《陕西日报》《中国公路》《汉中日报》《陕西交通报》以及各类行业报纸上的铅字,每一篇都凝结着我的执着与坚定。那些被油墨香浸润的日夜,那些伏案与自己为伴的坚守,最终都化作了《汉中日报》头版的头条标题,化作了行业期刊里“接地气、有筋骨”的好评。而这,需要很多时间,也需要很多精力,但更需要一颗沉下去的决心。

我知道每一粒文字都要落进群众的心坎,每一段故事都要连着公路人的肝胆。未来的路还长,或许会有新的挑战、新的故事等我们“灌缝修补”,但我的笔杆永远为这片土地而书,永远为公路人而歌。

(作者供职于南郑公路段)

三载公路情一纸丹心录

文 / 罗凤英



夏风拂过国道108城固至汉台段,中央分隔带中两千余株紫薇骤然苏醒。粉若云霞、紫似轻雾、白如初雪,簇簇花团压弯枝头,在阳光下翩跹舒展,将笔直公路晕染成流动的锦缎。车轮轻碾路面,“人在车中坐,车在画中游”的诗意在此刻具象。窗外,绿植修剪得利落挺拔,与整齐的行道树并肩而立,犹如仪仗卫士般守护着每一程的洁净与安宁。这怡人风景的背后,凝结着城固公路段养护职工的智慧与汗水——他们手持绿篱剪,顶着烈日反复斟酌角度,于四时更迭中修剪出绿植的规整,也修剪出公路与自然相融的和谐画卷。

当紫薇的清香乘晚风漫入车窗,当整齐的绿植在晚霞中拖曳出长长的影子,这条路上的每一抹色彩、每一处线条,皆是养路人用匠心写就的抒情诗。他们以路为纸、以绿为墨,将通行之地化为串联风景与温情的纽带。让每一次途经,都成为一场与美好不期而遇的旅程。

(作者供职于城固公路段)



国道紫薇开 匠心绘“画”来

文 / 图 陈伟